



了 始 七
此 詩 破 後 亦 可
以 此 為 一 新 詩
也 廣 德 帝 王
大 行 帝 王

真 西 有 風 換 新 舊 故 友 而
沈 有 回 堂 誓 月
之 了 之 意 清 月 佳
長 乃 野 及 洛 邑 兒 女 事
如 子 弟 也 可 惜 矣
沈 有 回 堂 誓 月

手書者先楷書...
 觀其大字...
 守...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箴類

太寶箴 聖人之大寶曰位此篇專箴人主
 以守位之難蓋自唐太宗初即位
 時張蘊古直中書省乃上大
 寶箴其辭委曲可示鑑戒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 洪範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
 為君實難 臣不易 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
 任土貢其所求具察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
 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

連惟切目官巨...
小宛也

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

左言而右事前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出警而入蹕子之居禁衛

為春秋言為尚書九重出也警入也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

警者戒肅蹕止行人史記憂紀禹聲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為律身為度

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

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

通鑑外紀紂作鹿臺為變室王門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珎用八物唯狂

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吳志孫權於武昌臨釣

日今日日酣飲權醉墮臺下乃止張昭怒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

愚權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

不貴難得之貨勿聽亡國音樂記桑間濮上

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後亡國之

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

不語也

音指美玉也

聖賢切望玉也美亦玉也

陸佃三珍用八物牛鹿麋

若影而戒也

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

淮南志元論訓禹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魏志辛昆傳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昆諫止帝不答起入內昆隨而引其裾牽之遂奮衣不還乃出安彼反側如春

陽秋露魏魏蕩蕩恢漢高太度前高祖紀常有

生座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

小心圖惟此文王翼異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

黨一彼此於曾臆損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

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

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

何庚切平

蚩俗作此又作蟻非也

力未切流旌所綴也者此則思以絲繩貫之焉三節後曰旌

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

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

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鞋

勅口廣音塞耳而聽於無聲東方朔答客難

反明黠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

精和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淺深而皆

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

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

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

昔會勝

頌師古曰以黃綿為圓用鞋鞋之於冕垂兩耳旁不礙於視也

始四罰三對賜有切也

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
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
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外紀湯初
張網四面乃去其三而祝之曰撥琴命詩舜
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書曰吾網念茲在茲帝
五絃之琴以一日二日二日萬幾念茲在茲帝
歌南風之詩惟人所召惟人所召自天祐之
念哉念哉在茲惟人所召惟人所召自天祐之
茲釋茲在茲惟人所召惟人所召自天祐之
易曰自天祐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視箴

程正叔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亦無形迹操之有要亦存

其視為之則目之所視蔽交於前其中則遷物
交蔽變亂此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
矣克己已私復還天理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知猶欲也誘猶
導引而物至則人化為物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正知
於善有閑邪存誠閑其外邪非禮勿聽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躁者急也妄者

竹角高世

誠字
詞善也
故也
信也
又大也
育也
附也
若詐
假字
是則
正
誠字
也
孰不
智非

禁而內斯靜專矧是樞機
言行君子
與戎出好
或
出而與兵戒或言
出而兩國結好言
言語輕易則
傷頰則支
支言語大多則
已肆物
詐於物則違性
出悖來違
其出言悖逆而其於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幾者動
誠之於思思誠者人
志士
勵行有志之士
守之於為有為必守
順理則
裕而有餘順於理
從欲惟危從欲而動
造次克念造次
倉卒

勵

亦念
此理
戰兢自持
戰戰兢兢
習與性成
習戰戰
自於
天理
聖賢同歸
與聖賢人
同歸一揆

銘類

陋室銘

此篇不上一百字
曲盡陋室
之氣象起用譬喻

劉禹錫

山不在高有德則名
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苔綠草色入簾青
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可以調素琴閱金經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南陽諸葛廬西

德

古文真寶卷五

五

戎

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語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克己銘勝己之私之謂克蓋謂克去己私復還天理也篇中多用將師卒徒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此兩句起謂人一本原胡為不仁

我則有已物我既立私為町畦町畦田區也勝心

橫發擾擾不齊此第一節論私心之擾擾大人存誠心見帝

則初無吝驕作我蠹賊蠹食根曰蠹志以為帥

氣為卒徒孟子夫志氣之帥也奉辭于天誰敢侮予且戰

且徠勝私室慾此第二節論存誠可以閑邪昔為寇讎今則

巨僕方其未克窘吾室廬婦姑勃磔婦姑也安取厥餘此第五節

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第六節言克己以為己饕餮疾痛舉

切吾身此第七節論入一物一體照起一日至焉莫非吾事顏

何人哉睎之則是揚子學行篇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第八節因顏之克

西銘橫渠先生銘其書室之兩牖東曰致愚西曰訂頤伊川先生曰是起爭端

信門漢

不若止謂之東西銘晦庵先生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亦有聖賢者出孰能因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如此○此篇全係晦庵先生舊註今析而明之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

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所資以生者也故指而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形於地藐然之言之身混合無間而故天地之塞吾其體此天地之位乎中子道也

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

其性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就母

民吾同胞

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最貴者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兄弟矣惟此同胞之人故以天下

物吾與也

而物則得夫形氣之偏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無間然也

正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處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倫輩矣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性莫不有以若

其有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太君者吾父母宗子
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

之子也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太君而已故為宗子○宗子猶長子也
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故為宗子之家相○家相猶宰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天下之高年乃所以長也故凡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慈孤弱所以幼吾幼
天下之幼一也故凡

吾幼
聖其合德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凡賢其
吾幼
秀也
賢者才德過於常人必是
凡天下疲癯殘疾
疲者勞

憊獨鰥寡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也
之之人

癯者罷病之人憊者憂也獨者老而無子鰥者老而無妻寡則老而無夫者凡天下之人皆為天地之子非吾兄弟而無告者而何
于時保之哉
以上皆發明理一分殊之義

子之翼也
畏天以作保者猶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樂天而不憂者尤

愛其親而愛他人
害仁曰賊
賊滅天理自絕不也故謂之悖德
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
濟惡者不才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以上二者

其踐形者惟肖也
夫若不能事天故謂之不才
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

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此乃能事天者
知化則善述其事
孝子善述人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

見宋曰榮也茂也美也
渠管切榮也德也與才
曰一十五之三

於京才勝萬人曰英
有倍十人曰一

此所以善窮神則善繼其志惟聖人通神明之志

述其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所謂善不愧

繼其志○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屋漏為無忝惟此誠不愧屋漏則不忝於畏天

存心養性為匪懈惟此誠不愧屋漏則不忝於畏天

伯子之顧養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

之錫類性者萬物一原非有我之得私故育類

類者廣矣○類考叔為類谷封不弛勞而底豫

舜其功也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

焉則亦天之舜也無所逃而待烹者申生其恭

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大

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

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

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

矣於父母東南西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

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

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

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伯奇尹吉甫

之子也尹吉甫惑於后妻其子無衣無履而使

惡音酒崇

屋漏為無忝

不弛勞而底豫

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詳見說苑○曰上六者皆可為事天者之鑑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於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嘉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此四句總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父母存而論事天之道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事之煩焉則其發也吾固有寧其神矣吾身存而事天順焉則其沒也吾固有以得其正而無求矣此孝子仁人事親事天之心所以終沒吾世而後已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此二句總結事天之身終

東銘

解見前篇一依平岩葉來注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
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肢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
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
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綬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文於改過遂以為已之當然自誣其心也既憚改而自誣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平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

則順之又從 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外為已 誠失
而為之辭 於思者自誣為已 誠不知戒其出汝者又歸外
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 非不知孰甚焉 誠謂出
乃故為也 不知所當戒 徒歸外以爲傲 則長傲
而慢愈滋矣 過誤不出於心思 乃偶失取 不過
歸各於偶失 反自誣以爲
實然則遂非而過不致矣



古硯銘

此文丰意在養生以鈍為體以靜
之用次却表其壽夫不同第三段品量三
物之壽夫第四段發明體用第五段轉于
養生意第六段設感人之
難第七段二句斷盡本意

唐李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任用寵遇相近

也獨壽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
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
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天乎
其為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
壽而動者天乎 吾於是而得養生焉
此於轉入正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夫數
意歸本身上以鈍為體以靜為用或曰壽夫數
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
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

然足以能求年

文類



北山移文

孔稚圭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官仕至太子詹事鍾山在郡北其先周彦倫隱於北山右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適北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許再至故云北山移文云建康蔣山是也

孔德璋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山靈而信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洒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

登立魚之山在天山下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子金而不盼發萬乘其如

脫南子曰堯年衰志興舉天下聞鳳吹於洛

浦作鳳鳴游於伊洛值新歌於延瀨蘇門先

延瀨見一人採薪謂曰予以此終終固亦有焉豈

期始終參差蒼黃反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

哭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反覆素絲也翟墨翟

可以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南

或先貞而後黷應在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

尚長字仲氏既往統出阿寂冥千載誰賞世有

翟

諸成征上同也王國
請白身而曰大履克
就日不思不為日
十真木名
杜谷黑也指通也
左家也

謬

移

周子上謂世雋俗之士先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
却學道東魯謂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二人
抑顏闔之家數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
此顏闔之家數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闔
曰恐所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習隱南郭謂南郭子其素隱也而
亦不可得也習隱南郭謂南郭子其素隱也而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謂南郭子其素隱也而
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阜乃纓情於好
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應上先傲百
世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
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嚴玄玄於道流

務光何足比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湯伐桀因光

而謀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

入谷鶴書赴隴鶴頭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

眉軒席次袂登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

而走俗狀應上後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

金章縮黑綬金章銅印也漢書綬跨屬城之

道帙長擯法筵父埋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倥

力章初大絕性
 記之章曰筵單曰
 席又周札鋪陳曰
 筵藉之曰席
 十西切悲痛也

主測切性也

三十一

困
 不
 七
 十

惚夢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
每紛紛於折獄龍張趙於往圖漢張敞稍過至
漢為陽翟令以化行架車魯於前錄趙廣
有異迂京輔都尉希蹤三輔豪馳擊九州牧書
不忍欺魯恭拜中
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馬
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
德也貢金九牧註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
松落陰白雲誰侶看他確力摧絕無與歸石庭
荒涼徒延竚至於還風入幕寫霧出楹蕙悵空
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

除也... 也... 也... 也... 也...

今見解蘭縛塵纓投替疎廣也東海人於是南
嶽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請慨遊予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甲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
歌非林湘之愧秋桂遺風春蘿擺月騁西山之
逸議馳東臯之素謂今乃促裝下邑浪棧上京
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窟豈可使芳杜厚
顏薜荔無恥碧嶺用辱舟崖重滓且蓋見周子
周子尚何面目塵遊躅於蕙路汚淥池以洗耳
復見山靈乎
皇甫謚高士傳巢父聞許由為堯宜扁袖幌掩
所讓也以為汚乃臨池而洗耳

水名在湘... 宜扁袖幌掩... 宜扁袖幌掩...

上卷邑外日郊

廣天白
乙感切深修也

萬二千五百人白軍

雲關斂輕霧藏鳴尚截來轅於谷口杜安繼於
郊端於是叢條曠瞻壘頽怒魄或飛柯以折
輪乍低枝而掃迹請廻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結綴謂周顯也

千古戰場文形容戰場慘傷之情

李華

浩浩乎平沙無垠變不見入河水縈帶羣山糾
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
飛不下獸挺亡群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

戎

將

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敗漢敗
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徂戍荆韓召募萬里奔
走連年暴露沙草晨牧河水夜渡地闊天長不
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秦漢而還多事四
夷中州耗斁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
教失宣武臣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闊
而莫為題孟子嗚呼噫嘻吾想夫北風振漠胡兵
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旌旗川回組練
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

卷五

陳知如一行不進
負詩如風極首
蒲明切平也蒲也
厚也託也

相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
凝閉凜冽海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鬚鷲鳥休巢
征馬踟躕繒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假
強胡憑陵殺氣以相翦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
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港之岸血滿長城
之窟無貴無賤同為枯骨可勝言哉鼓衰兮力
盡矢竭兮弦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
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骨暴沙磧鳥無
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

旨而四載
不物車前
後皆用所
謂庫車也

沈鬼神聚兮雲霧冥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
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吾聞之拔用趙卒大
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
痛任人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
城朔方全師而還欽至策動公隱公五年三年
以數軍實和樂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
長城竟海為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成公二年
漢擊匈奴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
補患叶韻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

軒焉能成
王切曰
虛研切音
代一富
而閉習自
因有鳥開
切赤黑也

色註朱血
設義則股
補患叶韻

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

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
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沒家莫聞知人或
有言將信將疑媿媿心日寢寐見之布奠傾觴
哭望天涯天地為愁草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
無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
從古如斯為之奈何守在四夷左傳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五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頌類

歌也稱述也又漢有盜羅者皆頌繫竟答之不桎梏為

聖主得賢臣頌

此篇起句有策體蓋前漢

宣帝徵召詔為此頌起四句設譬自叙第一節曰謙辭叙應詔之意第二節勉宣帝審已正統第三節方論賢者國家之器用第四節論聖主得賢臣之功第五節論人臣之遭遇第六節總論臣主相得之美時上頌好神仙故未段不取彭祖喬松之事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荷負也旃也被服

也純綿繒帛也言夷狄服旃服毛者則難與論繒帛之麗密也毳楚稅反

義藜含糗

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藜野菜含食也糗麥也此二句謂賤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言人

食藜糗糗飯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今臣僻也此二句謂賤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也言人

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蓬茨屋

無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

足以塞厚望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

抒情素言雖不足充厚望敢不述愚心而申情素也神與反記曰為此

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也記也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

五始謂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也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正令之

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先也此五者在乎君夫賢王審已而行之正位以統理天下而已

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此二句是故工人

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斲斲斲五骨及至巧

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鏑樸斂未理也淬燒斂也熟漬於水中鋒刃也越

砥磨石名也斂謂磨也鏑乃地良治鑄劍人也音倅音葦

水斷蛟龍刺犀革忽若筆泛塵塗音倅音葦

掃也言以利劍斬斷蛟犀忽若以筆掃於路塵言甚易也若國用賢臣化惡反善自如此也

團專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團專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公輸古之巧匠也公輸古之巧匠也

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干

古文切韻無前似
蛇細頭上有鳥
四脚各人也

斲斲五骨
手象斲三指
斲斲五骨
斲斲五骨

直記騁亂記

用相得也言巧拙之理且使上之所成則更使

層長廣百文而規矩不亂者工用之相庸人之

御驚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胃喘膚汗人

極馬倦言人駕劣馬則傷馬空勞鞭杖而不進

省之人理國則勞下人繁及至駕齧膝參乘且

王良執靶韓哀附輿齧膝乘且良馬名王良縱

騁馳驚忽如景靡奔馳沒也言良馬良御縱騁過

都越國蹶如歷塊言過都國疾如行追奔電逐

遺風雷風若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遠哉人

馬相得也言此良馬良御何其遠哉此人馬相

如此也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

之鬱熱狐貉之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衣狐裘之暖不憂至寒之甚

者蓋有其具而易為備也賢人君子亦聖主之

所以易海內是以嘔喻受之開寬裕之路以延

天下之英俊也嘔喻善悅貌受夫竭智附賢者

必建仁策索遠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

握之勞故有圖空之隆周公吐握以禮賢士齊

直記騁亂記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桓公好賢必

火以禮見之故能匡由此觀之君入者勤於求

賢而逸於得以上論聖主之功人臣亦然昔賢者

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

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

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

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伊尹未遇勤勞於調鼎

及至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

光緒初清也

則見聽進退得閔其忠任職得行其術用也去

甲辱與謀而升本朝離疏釋蹻而享膏粱言賢

遇聖主榮以職位惠以祿食故以甲辱幽汗之

事以升用於朝去藜食釋去躡履而食滋味

服也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臣之遭遇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

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喻君之所蟬

懸俟秋隆蟬游出以陰君而後仕易曰飛龍

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

平主聖俊義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

恭敬切要口急也

又

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鐘逢門子
齊為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伯牙操琴逢門子
之意也疏鐘琴名為號方名故聖主必待賢臣
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
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
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
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
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

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翺德與和氣游太平
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為
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末末萬年
何必偃仰屈信若彭祖煦噓呼吸如喬松眇然
絕俗離世哉何必羨彭祖七百之壽喬松詩曰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詩文王之什云濟濟威儀
賢以佐文王此文王之所以安寧也以上論蓋
臣主之相得如此引援毛詩證結尤有斷案蓋
信乎其以寧也

大唐中興頌 此篇句少意多論盛衰具廢
於數言之中每三句一換韻

又是一體前，三句謂孽臣次，三句逆臣又。三句言降賊之臣，然後一轉，數句論恢復中與之事，又三句論兇逆之可羞，又三句論功臣之世澤，又三句論王家盛德之福。然後數句論作頌刊頌之可傳，後來詞人留題者，各有體獨，范石湖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元次山以魯史筆法，後詞人又發明之，則是碑乃一罪案耳。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玄宗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

安天子幸蜀唐明太子即位於靈武靈武乃

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天子則

稱皇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於

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前代

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

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此謂邊將騁兵

毒亂國經羣生失寧此謂大駕南巡百僚竄身

奉賊稱臣此謂從天將昌唐際睨我皇匹馬北

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

皇撫戎蕩攘羣兇復復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

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地闢天開蠲

昌
更似切于昌年

訛明吾一有東後

除妖灾瑞慶大來兇徒逆傳涵濡天休死生堪

羞歷叙中興恢復功勞位尊忠列各存澤流子

孫論功烈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論盛德

之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論作頌湘江

東西中直活溪石崖天齊論活溪可磨可鐫升

此頌焉何千萬年論刊頌之可

酒德頌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貌甚醜悴而

有大人先生此假託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

日月為痛痛八荒為庭衢以天地開闢已來為

所如止則操庖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執也危

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

女介大也搢紳服飾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

袂攘袂怒目切齒此公子處士陳說禮法是非

鋒起非說如劍方捧甕承糟銜盃漱醪飲酒自若也

醜

古文真寶卷六

醜

于石三水轉流名泉平天賦水

良切一細腰
與雖作秀取
無負之於其
紀七月化
詩小雅
贏負之

髻踞踞枕麴籍糟而奮動髻鬚也而言動髻鬚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
恍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見泰山
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膚愆之感情俯觀萬物
擾擾焉如江漢之浮萍言見萬物如水中萍草隨其風波二豪
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二豪諸公子處士也
言此二人侍我之側有如此虫
言見之微小也螺音果贏音裸

傳類

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門裁五柳因自著五柳先生傳

陶淵明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志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

徒修切
通樂而自

貴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古之皆太一

○種樹郭橐駝傳○橐駝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

妙非特為種植作也

柳子厚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橐音托駝音陀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其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

徒

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茂也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上欲故其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曰子之非難弄之為難非真弄之也所以子之也要緊在此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天便是性易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助勿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應上上文碩茂蚤他植者則不

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
不順其死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
勤與前且視而暮撫已去而後顧而甚者入其
膚以驗其生植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
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規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
曰憂之其實離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馳曰我知種
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
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

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
字而幼孩遂而雞豚如此便煩擾鳴鼓而
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食饗以勞吏者且
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
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
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讀孟嘗君傳

史記秦昭王以孟嘗君君變
姓名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
鳴山出客追至客有居下坐者能
為雞鳴於是群雞皆鳴遂出關

王荆公

荆公曰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此轉筆力健闕云此篇立意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羸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介甫蓋自此篇變化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六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碑類

潮州韓文公廟碑謝疊山云後生孰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

蘇子瞻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謝云起句健章子厚

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謝云起

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謝云起

故申呂自嶽降謝云起

傳說為列星謝云起

南侯也初為呂侯後為南侯

太宗師傳說得以相武丁奄有

古文真寶卷七

天下乘車維騎其古今所傳不可誣也此數句承上起
尾而此於列星也
句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
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
貴豈是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貴育失其勇儀秦
失其辯是孰使其然哉目云五箇失字如破竹勢其必有不
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
亡者矣目云此四字亦有力謝云句法好故在天為星辰在地
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
無足怪者謝云此是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

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
不能救謝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獨韓文公起
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
三百年于此矣謝云褒文公只消此數句文起八代之衰
贊云正元和間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代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
道濟天
下之溺孟文公每言原道數十篇皆與行家深與
救濟人溺心之溺忠犯人主之怒憲宗遣使迎佛骨入禁
州而勇奪三軍之帥鎮州亂殺田洪正而立
危之所愈至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
何所為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為不

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奪之公及圖之何也廷淡
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圖
出廷淡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
乎公浩然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
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
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
精誠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岳廟詩云我來
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
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而不能
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空元撐清空而不能
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愈至潮問民疾苦
昔曰惡溪有鱷魚
為民害愈為文投溪水中祝之是夕暴風震電
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

魚患鱷音考而不能弭皇甫鏞李逢吉之謗憲宗得
頗感悔欲復用之皇甫鏞素忌愈直即奏言愈
終疎在可且內務改表州宰相李逢吉因臺參
之事使愈與李紳交闖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
遂罷愈為兵部侍郎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公自
推官入仕吳陽山敗潮州移表州或行蓋公之
軍蔡州或宜撫鎮州在朝之日少也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
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韓文潮州請置學校
云十室之邑必有信
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無幾者邪刺史縣令不
躬為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况
雅專靜頗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
端而宗孔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師

專二勾一當州學以警生徒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
民至于今魏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潮人之
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謝
此數句合祭法見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
文公廟不是淫祠出入為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
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
廟者聽民權越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

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
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
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
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
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
哉餘意策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
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
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蘇子瞻
公昔騎龍白雲鄉乘彼白手扶雲漢分

許書重
本片正苦
打也

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輿記云四星在危南

飛織女織文天孫女也道書太上飄然乘風

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糝糠西游咸池略扶桑

南子曰日出暘谷浴於咸池拂于扶桑草木

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

且僵張籍皇甫湜沒倒景不得望司馬相

賦貫列缺之倒景服虔曰人在日月之作書

詆佛譏君主佛骨表謂佛本胡人身死已久

官乞以此骨付之水火表入帝大怒將抵以

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山海經

之川其中有三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湘中記

曰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堯

舜南征三苗道死沅湘之間葬蒼梧祝融先

驅海若太公金匱南海之神曰祝融周禮

神約束鮫鱸如驅羊見前注鈞天無入帝悲

傷謂大鈞之天無人輔佐文公歎下招

遣巫陽巫祝之美名也下招魂攝牲雞卜

羞我鷓鷓鴣者羣牛郊祀志立鷓鴣而以此

各角沃二於餐荔丹與蕉黃文公羅池廟碑

反又音電

白角切鷓鴣高
如鷓鴣高
鷓鴣高
鷓鴣高

杜下傳書曰

葉黃為迎送柳子厚之歌也蘇公只用其事
使柳人以此祭文公亦如文公使柳人以此
祭柳子厚也公不少留我涕淚翩然被髮下大荒

文公詩 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驎驎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湜李漢皆稱頌文公之
文各極其至及東坡此碑一出而衆說盡廢
駢龍白雲之詩蹈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
捕龍蛇而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馬溫公神道碑表志觀碑銘三
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辭類

桐葉封弟辯 東萊曰此一為文字一段好
意思一段好今人讀一段好今人

柳字庫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

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

乃封小弱弟於唐說苑君道篇成王與唐叔虞

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

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與虞戲也周

公對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王誦之士稱

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具可謂善說矣

只叙事 吾意不然 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

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

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

之王其得為聖乎開二段說難辨且周公以王之言不

之

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難設有不幸王以
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
行之何若自設有不幸止何若難得創處大抵
創前既難創難文字須難得創譬如爭訟須爭得
領說正理領說正理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
於其當不可使易也此幾句却而况以其戲乎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主遂過也破得吾意
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
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好意思又不當束縛之
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策且家人父子

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特小文
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結策委蛇
曲折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或曰封唐叔史佚
又設一難在此難在此或曰封唐叔史佚
成之史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以
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因請擇日立叔
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
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諱辯東萊曰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
日舉進士或諉賀不避家諱文公持著諱
辨一篇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
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
王之孫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辨取此意

韓退之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
 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
 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
 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
 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
 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兩丘
 與區鳥區草名詩音義之類是也謂曲禮不諱
 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
 兩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謂也孔子毋與
 徵在言在不稱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
 徵言徵不稱在

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子不得舉進
 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入乎論有議夫諱始於何
 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引古一人
 篇之意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若
 私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
 不譏不諱嫌名若衛相名完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
 周康王名釗書用敬保元子釗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
 昔者吾友又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操
 曰襁裘而弔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此其子
 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為杜度

長寧日初重見

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吊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辭勢秉飢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也秉近代宗廟諱飢近玄宗廟諱惟宦官官妾此一段盡是不諱嫌名事再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揚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起何所法守句已含周孔曾參意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為可為不可耶凡事

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收意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今世之士不務行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亦以人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警言則是宦官官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七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筆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表類

○出師表

東坡曰孔明出師一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下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
李格非善論文章嘗曰孔明出師表李令伯陳情表皆沛然肺腑中流出殊不見斧鑿痕是知文以氣為主氣以誠為主
近曰規模正大志念深遠詳味乃見吳魏國未說有此人物有此文章否

諸葛孔明

先帝創業未半

先帝蜀先主也姓劉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稱

帝據蜀成都

而中道崩殂

即帝位僅三年而崩今天下

蜀昭烈帝即先帝

先帝

先帝

先帝

三分曹丕受獻帝禪國號魏孫權於魏太和三年即皇帝位國號吳據江東與蜀三分天下

益州罷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待衛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

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官中府中官中官女

大臣宰大臣宰俱為一體陟罰臧否善者升陟之不然者罰之不

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

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徧私使內

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侍中

比二一十石掌侍左右贊導眾事顧問應對車駕

出則駿乘侍即亦官名比二四一石掌守門戶出

充車騎郭費董皆此皆良實志慮忠純盡已之

姓攸之禕允皆名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官中之

謂純謂純是以前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官中之

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將軍向寵性行淑均

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

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

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

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

嘆息痛恨於桓靈也桓帝靈帝後漢無德之主侍中尚書長

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

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

陽在襄陽城西二十里隆都屬鄧縣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

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於草廬之中先主三次往中顧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

是感激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獻帝建安十三年先主敗

於當陽受任於敗軍之際先主遣亮結好孫權

與先主并力戰曹權遣周瑜等兵數萬

公于赤壁大破之奉命於危難之間自後先主

長沙桂陽零陵推先主為荆州牧後先主入益州留亮

據荆州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三年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主於永安病

篤召亮於成都厲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

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又為詔勅後主受命以來夙夜

憂慮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

瀘水出牂牁郡今深入不毛地謂南中諸郡也

非特謂法者
瘴氣三月
月夜必死

建興元年

南方已定時南中已平亮乃治兵講武以侯大
發上舉建興五年率諸軍北討漢中臨走
兵申已足當英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
鈇攘除姦凶以復興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
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
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
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
以諮評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
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討

○後出師表

按本傳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辟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言云此一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因利鈍相權非意料臆度之所不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所義氣誠欲圖投於先主之知已者也
一篇首尾多是說事不可已之意不可
已者則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也血脈聯屬條貫統紀森然不亂宜與前表相兼看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漢謂先主王業不偏安故
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
伐賊才弱敵疆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

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其味思惟北征北討曹操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詳見前篇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疲困也後主五年亮攻祈山南安天又務於東曹休東與吳陸遜戰于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

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末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劉繇字正禮據曲阿王朗字景興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蒲腹衆難塞留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孫策乃孫權兄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髮髯孫吳然困於南陽操與張繡戰於宛為流矢所中險於烏巢表紹拒操於官渡紹輜重萬餘在故市烏巢時曹公糧少偏於黎陽黎陽屬河朔表譚據之曹幾敗北山即伯山也夏侯淵敗兵逼其後公用兵吳蜀譚

山下數千萬囊趙雲遇之乃入營關門曹公引去雲雷鼓震天以大弩射之曹公軍驚駭跡踐鷲漢死潼關曹操討馬超韓遂於潼關操將水，中，死，潼關，北，渡，與，許，褚，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操，軍，夫，下，如，雨，褚，危，然，後，偽，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船，微，褚，幾，危，一時爾時暫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昌霸，地名，未詳所出四越巢湖不成魏以合肥為重鎮其東南南巢湖出肥水軍合肥者數矣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留夏侯淵屯中北還後先主擊之淵殺首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弩下何能必勝此臣

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漳武五年中間基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王闇步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喪謂死亡也自趙雲而下凡八人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寶與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夷統亮南征南中既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寶與青羌皆此僞也散騎武騎皆騎兵以上乃計其士卒也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一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佳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蚤

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眾過襄陽荆州人多歸之此劉璋之陽城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遣之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等數當此十騎去曹公太獲其人衆輜重濟沔道去當此時曹操抽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及到夏口遣亮結好孫權權據西取巴蜀江東國號吳其地亦屬越先主伐魏夏侯授首斬主進圍成都劉璋舉兵北征魏侯授首斬降遂領益州牧魏侯授首斬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魏侯授首斬關羽敗先主二十四年權歸蹉跌魏侯授首斬

孫權都
牛山
羽東
江百

跌言失播也同上權既取荆州從劉璋為益州牧魏侯授首斬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一篇大意皆陳情表蜀志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何氏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歎賜友誼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服還漢中太守李令伯臣以險釁夙遭愍凶生於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閔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

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蕃功
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重其功謂太營營

予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
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及蜀亡沐浴清化前

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後刺史舉臣

秀才臣以供養無主以密就舉則祖母辭不赴

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

馬狼以微賤當侍東宮東宮即太子官非臣隲自所能

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

根相根前定長而
後二足短根前定
短而後二足長根
無根下立根無根
不行若相離則進
退不得矣

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

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

訐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

天下帝朝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為

尤甚且臣少事偽朝言少年嘗仕於蜀今據

紹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操漢賊之比密又

在孝子順孫之列國亡歸晉尤當不忘惟君何

忍自稱蜀為偽朝乎予每歷職郎署本圖臣達

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傳至微至陋過蒙拔擢

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

聖恩之隆
機物之微

憂意也
思身者也

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
 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
 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
 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
 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
 所共鑒願陛下矜憫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媿佳
 保卒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它日九泉下
 當報國○史記魏顆武子之字武子有妾病謂
願曰我死嫁此妾病亟又曰日殺以殉葬及二死願

日寧從治時言而嫁之及秦晉之戰魏顆見老
 人結草以執柩回而願遂獲之後願夢老
 人云我乃所嫁婦人之父也爾臣不勝怖懼之
 從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取情謹拜表以聞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八 後集

魁本大字

不勤明王
諸儒筆解
讓座供息

矣

魁本大字諸儒筆解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

原類

○原人論人者東飲禽獸之主聖人ハ一視同仁

韓退之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
間者謂之人辨一足ヲハハ立ニ説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
皆人也辨三ノ説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
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
獸皆舉之矣指山之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

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
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
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
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
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
而舉遠結得好

原道

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自然植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街闊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文公原道一篇推原堯舜禹湯文武相傳

之正道以開佛者布證最為得體詞嚴義正攻擊佛老有開闢縱捨文字如貫珠
韓退之

博愛之謂仁行六散起行而宜之之謂義七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八字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十字句開端四句四樣仁與義為定

名總說道與德為虛位句短使頓挫成文故道

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此四句總老子

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原老子病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

和也

為仁子多為義其小之也則宜謝云此語出老莊之書

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

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此一截謂老凡吾所

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

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

私言也史本傳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周道衰孔子沒史云

火于秦史秦皇紀李斯請史官非秦紀

黃老子漢曹參傳聞膠西

老言使入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

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

術又儒林傳景不在儒實太好黃佛于

晉宋齊梁魏隋之間隋文帝佛骨表宋齊梁陳魏

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墨子

不入于墨則戰國縱橫異端並起若揚朱墨

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

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謝云

佛老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

人之道為奴附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汗

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
此處說人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自小也曰云從異端亦曰吾師亦掌師之

云爾不惟舉之於口而又筆之於書曰云觀周

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

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

於老聃禮意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

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曰云接不求其端

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年古者

有四民有士民有商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

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佛老農之家一而食

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

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曰云用

警錄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曰云

生焉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此一段見

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為之君為之師曰云

聖人治天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

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

伊其切、リ、不、不、日
享、也、近、也、落、

然後為之官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
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為之葬埋祭
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
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
文、法、去、
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
此、一、段、連、下、十、七、个、為、之、
患生而為之防
此、一、段、連、下、十、七、个、為、之、
層、峯、疊、出、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
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
再、說、
佛、也、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不爭

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重利盜跖也
盜、之、斗、斛、以、量、之、則、并、斗、斛、而、竊、之、為、之、權、
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
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
與、仁、義、而、竊、之、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
與、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割、斗、折、衡、而、
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
法、而、民、始、可、與、議、論、
呂、云、反、
如古之無聖人
再、起、
人之類滅又矣
覆、辨、論、
一、段、文、
何也
文、勢、有、類、挫、
同、意、可、互、看、
無羽毛
麟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
出令者也
謝、云、第、一、
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

古文真寶卷九 五

區、願、也

者也第十句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
 以事其上者也第十句君不出令則
 失其所以為君第七句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則失其所以為臣第七句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
 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二句今其法
 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
 以求其所謂清靜寂滅者曰云說佛老所嗚呼
 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
 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

而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曰云徒而
 意有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
 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
 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者之是
 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
 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擊佛老傳曰古
 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
 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曰云援大然

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
治其心說佛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
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謝云極論佛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
夷之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桓夷而進於中國
則中國之夫其曰狄何也以其來我喪之也
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
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齊而為夷也

謝云好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轉妙博愛
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與前面許多說
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
賈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
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
肉此二句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二句
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入則愛而公以之為

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

便變化十一三字一句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

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

鬼享法曰斯道也何道也拾有文有收曰斯吾

之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健鎖盡

一篇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暢承上幾

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謝曰此兩句絕妙上六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有頓挫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

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伊川云周

無善治孟軻沒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然則

如之何而可也謝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曰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謝云佛老之道不塞聖

人之道不流佛老之道不止人其人火其

書法廬其居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謝云此

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其亦庶乎其可

出禮運

音竹委哲
禮前前日
廟後曰後

ツミラ

也曰云言語下得好主意又見於此○結得以此飲而實
也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結得以此飲而實
律言有盡而意無窮

論類

樂志論

後漢仲長統字公理少好學性儻
儻敢言不矜小節每州郡命召輒
稱病不就常以爲凡遊帝主者欲以立身
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
故爲之著論云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由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
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
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祭

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

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踟躇畦苑遊戲平林濯

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風乎舞雩之下詠

歸高堂之上雲祭阜之名爲壘而舞其上以祈

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安神闈房思老氏之

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老子曰玄之又玄

腹呼吸謂咽氣養性也莊子曰嗑煦與達者數

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

操發清商之妙曲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

水出泰山曰沂

長魚切二字
俱隊下字
任足也
曰平聲四

作各物固
通也

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卑吾民之財兮
○三禮圖曰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
三曰少官少道造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
商絃最清也

受當時之責求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
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過秦論前漢賈誼洛陽人文帝立召

賈誼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秦至孝公此血

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

之具外連衡而闘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

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惠王文王武

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

地北收要害之郡收字昔不荷下諸侯恐懼會

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

嘗文甲趙有平原勝名楚有春申歇魏有信陵無此

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

正智
德勤
備極

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連兵日從關西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及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明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衆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六國及中山宋衛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

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制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自孝公至始皇六世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覆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取南粵上地分為二郡百粵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自係其頸低頭任性命於獄官下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

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
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
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
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
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陣利兵而誰何
誰何言誰敢問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
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雍雍繩樞之子氓隸之
人而遷徙之徒也繩樞也謂以繩為樞以繩繫戶氓隸賤稱迂徒之徒謂

涉為涉為漁陽之徒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
也言涉全微賤也也言涉全微賤也翟之賢陶朱荷頓之富陶朱公荷頓皆富人躡
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
會而響應靡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
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難在此一節雍州
之地嶠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於齊楚
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銛於
鉤戟長鎗也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鉏耰棘矜不銛於鉤戟長鎗也

器也 音殺 譎成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轉成敗
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
天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
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
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崑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
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一夫謂陳涉為
七廟墮壞也死人手謂秦仁義不施而攻守之
王子賈為項羽所殺也勢異也
古文真寶卷之九 後集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

書類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白在使院中有小
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
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
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
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
所能也用事變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

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
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
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
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
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
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
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
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
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

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
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
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
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
言譏張公幹轉得婉曲可
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
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
兩句救得好愈蒙幸於
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
之使足以為名實而入盡展而退申而入終西
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

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
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執事之使人不枉
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十五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
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九字
字句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
也如此十一字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
十三字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十四字
又連下三句如此字長短錯綜此章法也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
也一段文勢如任瀾浩波若使隨行而入逐隊

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
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
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
已耳前段說語此一反只用苟如是雖曰受千
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
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已難
故曰士為知己者死此兩句下得妙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
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
愈恐懼再拜

為人求薦書終篇以馬遇伯樂之顧便增賞識便至人用起以木與馬對說起亦的切文簡明而意圓活

韓退之

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莊子人間世匠石之齊見斲樹其大蔽不顧弟子走及匠石曰吾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何邪曰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用則斲以爲棺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棺則斲是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

壽○伯樂以其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厚居

姻媿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昔

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

云耳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

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

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其何如哉昔人有鬻

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

樂一顧價增三倍春秋後語蘇代欲見齊王齊

代乃說淳于棼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且立於

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而顧之

且而價十倍足下其與其事頗相類是故始終
有意為臣伯樂乎
言身耳

答陳商書
以明理之文而求仕於當世不能
投合齊王之好琴然君子
之別守不道時而為之正就

韓退之

愈白厚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凶讀尚不能通曉
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
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
補吾字所須也齊王好琴
韓愈十一二篇齊宣王
好琴南郭先生不知

琴而濫於三百人
之中以飲食祿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
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
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黃帝之所作也○客罵之曰王好琴而子鼓瑟
壁言喻學孟子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
於求齋也
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
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
操瑟立齋門者比數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
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
文婉曲故區

區之心每有求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五季諒察

與韓荆州書

韓朝宗元宗時人為荆州刺史人皆景慕之李白與此書

贈炎人一曰學一者不可不讀

李太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魯世家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士賢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容接者謂之登龍門

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

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塞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

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史平原君傳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一人

取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二十一人借今少一人願以遂備員而行使遂甲

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未見而已平原君竟與遂借至楚定從於殿上平原君已定從而

歸曰毛公先生一至楚而使白隴西布衣流落

趙重於九鼎人皆以為上客白隴西布衣流落

楚漢十五好劍術偏于諸侯三千成文章歷抵

鄉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

趙都

許與氣義此疇囊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以上皆頌德自薦之辭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為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

駢

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由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國士倘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伎不合大人若賜觀覽請給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

結緣長價於薛木之門青萍結幸推下流大開緣劍名獎飾惟君侯圖之

答張籍書東萊曰此篇飾奏嚴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此練語
便有意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
下得好至於道者重浚其源導其所歸漸其根將食其
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造語好况於愈者哉
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換昔者聖人之

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
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
患之道微也應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避
○回下及公卿輔相化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藏
主擇其可語者誨之明舉輕猶時與吾悖其聲誹
誹若遂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
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自抑其中
是抑鋪叙不雜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抑
且曰自吾得乎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

相者周天下文勢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未衛之邦其道雖尊其窮也
亦甚矣作文佳下字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
冀乎結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抑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
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及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及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

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下
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轉
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
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
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

遷戚於吾所為哉結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
能下氣若好已勝者此是餘意然雖誠有之抑非好
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揚
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
是名哉又重說見得孟子字以夫子之言曰吾
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
使事率引之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正駁雜之
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之旁影甚佳駁雜之
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感
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記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用事吾子其未之
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
拜

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真寶卷之十 後集

一字收

此乃即吾子也

右之本依有文字并点錯乱而加
校合改而刊之者也

右讀學有目於讀夜通
相修習終作學也唯有今日
則其學不成亦在相與
初學

粉賦用悖德至價亦非古今猪幣方刻

負

擊車昆書李那併大

疾

銀札銘曰

山標正身
銀札銘曰

